

論語徵

庚

卷七		
卷冊	頁數	號數
一	一	
○	○	
學	中	滋
校		賀

122.83
207
vol 7

海內圖書印
學校藏書印

論語徵

論語徵

日本 物茂卿 著

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皆非為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如先之勞之極難讀耳孔安國曰先導之叔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羸民忘其勞其意極美然先之勞之二者對言而安國一之且用功全在說之為不穩矣朱子謂以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身先之以身勞之似矣。但如以身二字義始通矣。且謂勤爲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蓋子路勇於義。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皆其所素能。則孔子未必以此告之也。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已視民。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已者。故曰先之。又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無倦云者。亦非謂從事先勞而不倦也。亦如答子張居之無倦焉。

先有司。王肅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朱

子因之。仁齋曰。宰衆職所視效。故躬先率作。則下無廢職。大非聖賢相傳之意。元首叢脞哉。見于書。凡爲人上者。所重在委任其下矣。亡論其庸駑。後世有意於治者。皆喜用己才智。而不任人才。是萬世通弊焉。其病蓋在小矣。觀於下文焉。知賢才而舉之。則雖仲弓亦有未免此病者。故先有司。從古註爲是。夫宰誠衆職所視效也。衆職所視效。則以德率之。是古今通義也。仁齋乃曰率作。又曰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此賈人之家。其老奴率群奴之事。辱哉。言必使我爲政。則正名爲先也。有是哉。

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此時人之言者也。禮樂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如魯耳。使孔子為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謂子路野哉者。為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禘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名以禘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以子。人孰識之。以孫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

師。將以何號令。皆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軍旅。事皆廢。事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立。禮樂不可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為民立防隄。防不立。放肆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故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然乎。宋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為說。可謂空言已。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焉。孔子所以不答也。然其意則如包咸之說。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觀於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
至矣。則色咸得之。昔在唐虞。右稷勤稼。穡孔子何以
謂之小人也。蓋唐虞立民極。則壞定賦立萬世之法。
非稷益不能焉。如春秋時所乏君子之人。而樊遲乃
不君子是學。而學細民之事。豈不謬乎。且稼穡瑣事。
人皆諳練。豈如上古時哉。若夫窮陬之民。或昧其事。
苟擇其人任之。何必躬教之也。大氏後世精藝殖者。
多為其君殖利己。其志卑。不知君子之道故也。仁齋
引古聖賢隱於漁釣版築。而以樊遲為遯世自高者。
吁。遯世為高者。豈學稼圃哉。孔子曰。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何問答之不相值也。上好義則民服。措
置當故也。用情云者。謂不匿其情也。情如軍情病情
之情。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情不可識也。其情所以
不可識者。以疑其上也。所以疑其上者。以上無信也。
故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孔子多不面斥其
非。待其出而言者。師嚴而友親。故使朋友傳其言。禮
為爾。

專對。何晏曰。專猶獨也。雖多亦美。以為以訓用。言其
無所用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
善學詩者也。聘禮記曰。辭無常。鄭玄註。大夫使受命

詩言卷序
不受辭。是使四方。所以貴能專對也。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可謂善解已。然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言主人情而教義理。是其所以下本字也。其意謂非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離義理而解詩矣。是不知詩者也。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何也。古之所謂義者。殊於朱子所謂義焉。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則何

以善用書之義乎。故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然必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孔子謂達於政者亦於此焉。大氏詩之為言。零零碎碎。繁繁雜雜。凡天下之事。莫不言者。唯詩耳。凡天下之理。莫不知者。亦唯詩耳。是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故朱子所謂該物理者。亦唯指草木鳥獸耳。如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豈不可乎。然亦終異於知詩者所驗見已。至於其言溫厚和平者。則大不然矣。如人之無良。我以為兇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讒人罔極。

論語集注
卷之五
諸
古書所謂身皆謂已也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不
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得於身對事者也身心似相
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宋儒動以身心相對立工
夫浮屠之學也學者察諸又凡言正邪者以先王之

道言之者也取諸其臆以為正何以能合先王之道
也孟子以規矩準繩為喻取正於先王也此章之言
亦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若使無道乎則其身雖
正亦不可行矣何則孔子之時先王之道雖亡乎猶
在故特言此以責人君已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也徒
睹此等之言動求諸已內聖外王之說所以興也學
者察諸雅庶醜曰善哉重卷言取諸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仁齋先生曰亦魯一變至於道之
意可謂善解論語已蓋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多
門人亦多衛人而衛多君子豈不然乎予竊疑大學

亦衛人作。故其書動引康誥以及淇奧也。善居室。居者如居貨之居室者。如左傳奪其室之室。蓋謂家財也。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為室。何註無解。邢疏猶曰。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可謂不知。昔言已有者。謂貯有之也。如有國家有天下之有。始有者。有之始基也。少有者。有之稍備也。富有者。有之富完也。始有者。未合。故曰苟合之矣。少有者。合而未完。故曰苟完之矣。富有者。完而未美。故曰苟美之矣。美者。謂有文采也。孔子之所善。在不遽而不在不

欲。朱子以不欲為解。大氏後儒義利之辨太過耳。胡氏曰。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豈非哉。亦不知其事已。朱子曰。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豈非哉。亦謂餼稟生員。講解義理已。殊不知學校行禮之所。明禮義亦以禮樂明之。是宋儒所不知也。况仁齋乎。學者察諸

。暮月而已可也。已訓既。世多以而已為耳。非矣。蓋先王之政。有月令焉。可見未周。暮則施設。猶有未周者也。古者居官。皆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但所謂三年者。再暮耳。再暮而成。豈不速乎。世儒不知出

於此故其解皆空言耳。而意實不然。蓋世者不特出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孔
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是矣。然孔子必有所指。
豈謂楚先君邪。善人不踐迹則不用禮樂之教。故其
化遲耳。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是古
來相傳之說也。仁齋先生疑之而曰世者指其世而
言。果其說之是乎。後字衍矣。可謂好奇已。仁者謂禮
樂之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
興非矣。文王之所以為文。語禮樂也。豈待成王也。然

古亦曰周公制作禮樂者。語其備也。故古稱文武周
公皆聖人者。以作者也。善人與王者之分在踐迹與
不踐已。

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
大夫事。非矣。為政者謂秉政也。左氏春秋可徵。

馮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是古來
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朱註曰政國政事家事。非矣。如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豈家事哉。按司馬典邦政則爵
賞刑罰田獵出師之類。凡大事皆謂之政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朱子引詩訓期是矣。何註訓

近不通矣。觀孔子是言，則知後人喜簡喜易喜要喜徑直，皆非聖人之意也。孔子答為政為仁之問，人人而殊焉。後人則或性善或性惡，或格物或致良知，或中庸皆執一說以欲盡乎聖人之道，難矣哉。蓋亦不知一貫之義耳。夫一可以言盡，則孔子豈謂之一乎。不思之甚矣。為知者語來如此，月亦好可也。

近者說則遠者來，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後人不知古言，故無則字則為對說非矣。邢昺疏尚不失古義。與王莽之命亦與。見小利欲速，小人之心也。聖人知大而思遠，故人以

為迂矣。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已。孔子之言雖藥子夏之病，然後人之過每於此。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子唯曰：吾黨之直者而無躬字，可見直躬者欲暴己之直者已。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仁齋先生非之而曰：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是執拗之說耳。天理誠宋儒家言，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聲色，皆人情之所同，豈道乎。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豈容混乎。至道固不悖人情，人情豈皆合道乎。理學家率推一以廢萬，其言

如可聽也。其實皆一偏之說耳。予嘗以仁齋先生為理學者流。為是故。夫孔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萬也。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命之為直也。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餒在其中。本非致餒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不求樂。然不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不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謂君子求憂也。故孔子云。爾直躬。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非矣。

樊遲問仁。問行仁政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如

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子謂之仁矣。言行仁政。先脩其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後世仁之訓。詰不明。如此章。皆作鶻突解。居處謂居之於己也。執事謂行事也。恭。主容。敬。主事。是矣。恭見於外。敬主乎中。非矣。事者天職也。故敬。朱子創持敬。而不知敬之為敬天。故誤耳。夫恭敬皆在心。恭敬皆見於外。豈容折乎。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行仁政者。雖之夷狄。必由此道也。言此。以使樊遲不疑焉。但不可猶不能也。舍此。而仁政不可行。故不能棄也。以為勿棄之義者。過也。

行己以己之所為言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以奉使
為士重務也不唯以子貢能言故告之也它如士而
懷居見危授命可以見己子貢之問每下子貢方人
蓋知者也知者知人其意謂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
材夫子必有所用之故問也大夫世主之用人皆喜
其才諳而其以為有才者皆小才也孔子所答至於
言必信行必果雖謂之小人亦取其行而不取其才
也如今之從政者乃小才也小人而有才可賤之至
故曰斗筭之人言其近利也朱註如魯三家之屬可
謂不曉語意且魯三家為政者也非從政者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
朱子行訓道據孟子然孟子中道亦謂中行當以論
語為正夫道一而已矣豈別有所謂中道乎且是謂
其人耳所以用古是也中道亦謂中行當以論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
恒之人緇衣有之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
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故知鄭玄之解古來
相傳之說已作巫醫者謂為其人卜筮且醫疾也非
謂以其人為巫醫之人也何則無恒之人不能守卜

筮之占亦不能守醫人之言。故云爾。正與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同義主人君而言之。蓋朱子不識古文辭。疑作字耳。且古書不可以三字相連。以字不可屬下。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以見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孔子解易當別作一章。人欲為某事而占之吉則務為之不已。久之功成而後占。驗焉。此所以用占筮也。若或中止而不為則雖占得吉。果何益之有。故曰不占而已矣。故易者成務之道也。揚氏張氏皆未得其解。

晏子春秋及左傳曰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邁臺梁

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此和同之義也。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無乖戾之心。皆徒求諸心而失其義焉。蓋古之君子學先王之道。譬諸規矩準繩。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雖和乎。烏能相成相濟。如羹與樂乎。亦可謂之同已。驕與奢侈不同義。仁齋以儉。解不驕。以不以約。檢已解驕。未免倭訓讀字。抗志解古文。可謂不自揣之甚。

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皆非矣。剛無欲。是據。振也。慾章。殊不知其謂剛者。有時乎失其剛。以慾耳。豈謂無欲為剛乎。訥。訥於言耳。豈遲鈍乎。剛毅。木訥。蓋古之成言。剛毅之人。多是質樸而拙於言。故曰。剛毅木訥。猶如巧言必帶令色言之。而所重在巧言耳。近仁者言其易成仁也。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可以見已。蓋仁在力行。剛毅木訥之人。必能力行。故云。爾後儒析以為四。而謂剛以何故。近仁。毅以何故。近仁。木與

訥各以何故者皆不識古言爾。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慤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其所以然之故。則聖人之教尚仁。仁者相生相長相養相育之道也。學而成德。然後可以臨民。故仁必以脩身為本。威儀德之符也。故君子慎其容。祇士未可以臨民也。故以朋友兄弟言之。由也喭未免失其容焉。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問士而孔子徒以此告之。

豈不少乎。學者思諸。又按博雅曰。切切敬也。慤慤。邪則切切。慤慤敬而怡怡和也。馬融曰。切切。慤慤相切責之貌。似逐字為解矣。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慤慤。詳勉也。未知何所本自。善人教民七年。七年言其久也。雖善人教民非久則不可以卽戒也。後儒徂聞佛氏善男子善女人而以善柔之人其解皆謬哉。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古人善解古文辭者如是。夫後世儒者不知古文辭。且秦漢而

後人皆可以爲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有朱子之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捐介。是果何所據。宋儒恣以己意品目古人。僭哉。但古言穀與祿。殊。士曰。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不稱。是以知之。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亦言魯侯不能以地與人也。然亦有通用者。不必拘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句之上。必有脫文。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弟子問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

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焉。得仁語勢正同。誠使原思問仁。則孔子豈曰仁則吾不知也乎。且果如其說乎。則所謂不行云者。亦謂不行於其身邪。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然則克伐怨欲不行於其國中。何以不得爲仁。曰。未知其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謂求安其居也。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朱註。居。謂意所便安處。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

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朱子其說曰。君子而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禊謀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三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論語集注卷之九
驕貧不至於約。故亂益凶。是矣。故此章及子貢問貧而樂富而好禮。皆言使民如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故孔子云爾不爾。孔子之答。未有徒舉其事而無斷者也。且何晏解人也。而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且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言為一章。而邢昺不知之分屬上章。斷自子曰別為一章耳。大氏貧而無怨。吾見其人。富而無驕。吾亦見其人。皆世所多有也。孔子何必以此教學者乎。仁齋先生曰。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

矣。然如家語所云。亦論語如其仁之意。豈足以証此章哉。且使伯氏無怨言。以此為仁。仁亦小矣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仁齋先生曰。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可謂善解論語已。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欲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太過。其學為爾。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

樂也。文之以禮樂，納諸先王之道也。傳曰：君子蓋禮樂云。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德。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撲之謂也。養之成器而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翹救偏補闕之謂乎？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云云，是亦孔子之言也。若果使爲子路之言，則子路之自用也，論語豈載之哉？胡氏可謂謬已。祇可疑者，有曰字。語勢不甚相承耳。是子路又問而孔子又答記者，刪子路之問，故致曰字碍目耳。以今之成人觀之，上文乃古之成材，足以爲大夫也。孔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爲大夫。

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然奉使授玉亦於它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難方，其時不辱君命，最可見其材已致命。孔安國以不愛其身爲解，朱子因之，然解命爲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久要，孔安國曰：舊約也。是約要古音相通，故以約訓要耳。然舊約不忘平生之言，不

成言蓋在久約而不忘師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
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此章因曰善也
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求為後於魯為獨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之是
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孝經傳
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家之
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蹇踣譎
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變百出謂
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

堂堂正正者求不見勝者也孔子所以云爾者固褒
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必評二君之為人
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霸趙鵬飛
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
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
得之公也

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
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
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
而後人弗之察已子糾兄而小白弟章章乎明哉宋